

长征文化的多维观察

■韩洪泉

此对长征文化的考察必须置于历史视野、贯穿历史思维、彰显历史逻辑。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中国共产党人的长征永远在路上，并且与人类历史上的远征故事遥相呼应，在世界范围内持续而广泛地引发文化共鸣。长征这条“地球的红飘带”，飘拂过几万里山河壮阔，跨越了数十载岁月沧桑，深刻串联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铿锵演奏出人类理想与奉献、意志与勇气的精神乐章。在《长征文化研究》中，我尝试借鉴语言学上的“历时态”和“共时态”概念作为分析框架，以纵向与横向交织的方式勾勒出长征文化的立体全貌，从而避免那种仅关注双时态之一或两时态之一的局限。此外，在“长征文化”与“当代”“长征文化与世界”两章，我尝试以更广阔的时空范畴对长征文化进行历史考察，从中阐明长征精神和长征文化在新时代“继续在场”的深层逻辑。

长征文化的核心要素是精神文化。长征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伟大长征精神。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长征文化在价值观念层面的集中呈现，也是长征精神文化的关键要素。在长征精神文化中，长征精神是其价值内核，长征文艺是其生动呈现，长征学术是其高级形态，它们共同构成了长征精神文化的主体，是整个长征文化中的关键要素。仅以长征文艺

为例，90年来以长征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数不胜数，涉及领域广泛，表现形式多样，经典作品众多，成为中国文艺史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其中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还要数毛泽东的长征诗词。“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毛泽东的长征诗词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极强的感染力。而且，人们对毛泽东长征诗词的广泛引伸和运用，早已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这既充分反映了毛泽东长征诗词的丰厚意蕴和深远影响，也折射出长征文化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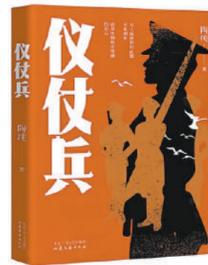
长征文化的本质属性是革命文化。长征文化奠基于革命时期，熔铸和积淀为革命精神，彰显和传承着革命传统，推动和影响革命历史，因此在丰富厚重的革命文化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长征文化与广义的革命文化一样，虽然主要生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但都在“后革命”“后长征”时期得到赓续、弘扬和发展，呈现为一种与时俱进、开放延伸的文化形态，折射出历史传统与时代精神的高度统一和深度关联。90年来，长征文化始终与历史发展合拍前进，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呈现出鲜明的科学性、开放性、创新性特征。《长征文化研究》中写道：长征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源”，以革命文化为“本”，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流”，博采众长

而自成一派，源出多门而汇入主流，从而生成一种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革命文化形态，进而具有了先进的价值观念、深厚的文化底蕴、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正确的发展方向。

长征文化的鲜明底色是军事文化。长征文化从诞生之日起，就被打上了深刻的军事烙印。长征文化的源头和背景，是党领导红军进行的一次空前规模的军事上的战略转移行动。长征文化最初的和最重要的主体与客体，都是参加了这次军事行动的人员。长征文化源自军事活动，助力于军事实践，在融入人民军队发展历史的过程中，彰显了军事文化的鲜明底色。作为我军军事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长征文化，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具体内容等都各有侧重。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离不开强军文化的引领。长征文化与强军文化深度融合，蕴含着繁荣发展强军文化的重要元素。它不仅价值观念、精神力量、历史经验、文化资源等方面为繁荣发展强军文化提供全面支持，而且传承着忠诚文化的基因、张扬着战斗文化的个性、蕴含着法治文化的传统、凸显着创新文化的特征，在很多领域内和很大程度上与强军文化深度融合，从而与强军文化同向同行，为强军兴军事业注入强大精神力量，提供坚定文化支撑。在《长征文化研究》中，对此也有专门的探讨。新时代革命军人作为红军的传人，在铭记长征历史、赓续长征精神、弘扬长征文化上，理当走在前列，这也是繁荣发展强军文化的客观要求和应有之义。

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广大群众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的了解，多半限于电视镜头上那精彩而短暂的亮相。陶纯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仪仗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山东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一书，把文学的聚光灯对准了这一集体，将他们鲜为人知的一面呈现给了读者。

2016年春天，陶纯走进仪仗司礼大队，进行了约2个月时间的采访和体验生活。他近距离观察这支队伍，通过与他们同吃同住，对这群可爱的仪仗兵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从1997年香港回归仪式，到2015年“9·3”阅兵，小说的叙事线贯穿了仪仗司礼大队近20年的数次重要登场。这些珍贵的瞬间已经被镜头记录，与当时的历史事件一起，被永远地载入史册。《仪仗兵》就是以这些真实事件为基础的小说，人物也有真实原型。在不虚构的真实事件基础上，作者发挥了小说文体的特色，通过合理的艺术想象和必要的艺术加工，更集中、更典型地表现人物、突出主题。

仪仗兵始终把最光鲜的一面展现给人们，而其背后是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和付出。小说中写到，主人公李振杰的父母带着打算介绍给儿子的相亲对象刘薇，到北京看望儿子——这是他们在儿子当兵以来的第一次探望。李振杰带他们到操场参观官兵训练，“虽然是秋末冬初，天气比较寒冷，但操场上每个人都大汗淋漓，全身湿透”。当刘薇感叹仪仗兵的不易时，李振杰坦诚地告诉她：“仪仗兵看着外表光鲜，其实是个非常枯燥的岗位，一年到头在训练场上待着，出操一身汗，收操一身碱，个个晒得像黑蛋一样……当几年仪仗兵之后，几乎个个都有训练伤，膝盖、腰、脚踝受伤是常事……”听着这些介绍，刘薇感到十分揪心。期间，李振杰的母亲让儿子试试新布鞋。当李振杰脱下鞋子的一刹那，刘薇惊呆了——“长期的高强度训练，长期穿高筒皮鞋和马靴，使他的脚变形、走了样，脚后跟全是裂口。”看着眼前的景象，李振杰母亲忍不住流泪。在此之前，她并不知情，因为儿子从未向家人讲过仪仗兵的苦。

小说用大量真实的细节表现了仪仗兵训练时的艰辛与不易。比如，为了确保高标准站姿，每个人的衣领上都别着大头针；为了防止身体晃动，站立时垂着的双手与裤子之间，以及两腿之间各夹着一张扑克牌。李振杰作为仪仗兵中的佼佼者，作为仪仗司礼大队的军旗手，更是展现出超乎常人的毅力。为了练习站岗，他在盛夏的烈日下一动不动。在连续站立6个半小时后，他由于出汗过多导致身体虚脱，昏倒在水泥地砖上。为了练出“金嗓子”，他在寒冷的冬天，手握鸵鸟蛋

探寻队列的力量

■饶翔

一般大的雪球不停地哈气，直到“鸵鸟蛋”变成“鹌鹑蛋”。为了练眼功，他将双眼对着火辣辣的太阳，或者屋里的强光灯，直到双眼能轻松做到千秒之内不眨一次。为了练习难度极高的军刀礼，他不知划破手背多少次，直到能目不斜视而将军刀精确地插入30毫米宽的刀鞘里……一项项看似非常人能及的目标，都被他以顽强的意志所实现。

1999年的国庆大阅兵，李振杰作为仪仗司礼大队的护旗手，在天安门广场上完成了他仪仗兵生涯的第一次重要亮相。96米，128步……那一刻，他的脑海中涌现出了很多人，其中有悉心培养他的班长耿长明，有激励他奋勇向前的升旗手卢天祥，有春风化雨般默默帮助他的教导员吴青江……如果把《仪仗兵》解读为一部成长小说，那么这些人共同扮演了李振杰成长中的“引领者”角色。2009年国庆大阅兵，李振杰站到了卢天祥的竞争对手位置。在两人不相上下、难分伯仲之际，卢天祥为了队伍的传承，主动将军旗手位置让给李振杰。小说还通过插入前一代军旗手成敬捷的传奇故事，追溯以吴青江之父吴登义为代表的第一代仪仗兵对新中国仪仗事业的奠基之功，增加了小说的历史厚度。

作者以朴素的语言刻画队列的力量，讴歌了一代代仪仗兵用平凡坚守换来的非凡成就，也赞扬了怀着深深的荣誉感为仪仗事业默默付出的官兵家属。这部小说充满着朴素情感，却让读者感受到震撼人心的力量。

“耐得烦”是一种境界

■常唐

不是没有，但“耐得烦”确是很鲜明。汪曾祺曾回忆沈从文在西南联大的教书生活，其中谈到他给学生们上《中国小说史》时的一些细节。有些资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簌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上课时分发给学生们。“沈先生做事，都是这样，一切自己动手，细心耐烦。”他自己说他这种方式是“手工业方式”。他写了那么多作品，后来又写了很多大部头关于文物的著作，都是用这种“手工业方式”搞出来的。

汪曾祺提到的沈先生的文物著作，应该就是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是一部绝无仅有的关于中国古代服饰和文物研究的著作。为了完成这项研究，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嘱托开始，沈先生前后经历了几十年的默默耕耘。这期间，书稿屡遭破坏，有时候不得不从头干起，其中艰辛难以想象。可以说，如果不是“耐得烦”，就不可能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沈先生的“耐得烦”，当然不仅为湖南人所称道，更是古往今来很多杰出人

物身上共同的品质。所谓“立德、立功、立言”，那些有所成就而不被时间淹没的人，恐怕都离不开“耐得烦”。试想，耐得烦，才能心细如发、见微知著，察人所不察；才可能忍受无数次重复，最终滴水穿石、铁杵成针；才可能在看似“死胡同”的地方，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才可能避免自以为是、想当然，不至于望文生义、浅尝辄止；才可能有始有终，不至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半途而废；才可能摆脱纷扰，耐得住寂寞，在淡定平和中完成常人难以企及的事情……“耐得烦”，实在是一种很不容易达到的人生境界。

而且我觉得，相比于过去相对传统的岁月，“耐得烦”在今天可能更加引人深思。高效便捷的各类工具，可能遮蔽“手工业方式”般的匠心；量化标准向各个生活领域的渗透，可能助长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生活节奏加快，可能加剧心浮气躁的状态……现代科技的进步，延伸了人类的能力，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也更加考验着可贵的耐心。细思之，不仅是学术研究，在工作中搞调研，在人际交往中沟通交流，乃至日常生活

的方方面面，我们又能在何种程度上做到“耐得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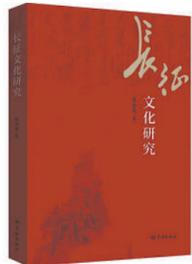
多年前的一个一天，我到母校图书馆自习。路过古籍阅览室时，透过玻璃门，我看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先生。他正对着一本发黄的线装书，用毛笔抄录着什么。他的年龄，他用毛笔做笔记的方式，还有他的那种专注，在一群拿着手机、开着电脑的年轻学生中很有些特别。他好像已经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这一幕，被我想像一样刻在了记忆里。

我在学校没有听过这位老先生的课，对他也并不熟悉，但我想，他在无声中不知影响了多少像我这样从他身边路过的学生。原因在于他同沈从文先生一样“耐得烦”，这种品质让人触目难忘。

“耐得烦”成就了从乡下走来的沈从文。“耐得烦”的哲学，就像一面历史弥新的镜子放在我们面前。沈从文先生曾在《边城》题记中说，希望这本书的读者应当是“在各种事业里低头努力，很寂寞地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而今，距离《边城》发表正好90年过去了，这句话仍然触动人心。

创作谈

展现心路，延伸阅读



什么是长征文化？这是我近年来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也是我在《长征文化研究》(学林出版社)一书中，所要努力回答的问题。此前，我一般都会用书中给出的定义来回答：“长征文化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长征文化是指与长征相关的历史过程以及物质成果、精神成果的总和，狭义的长征文化则是指与长征相关的精神成果以及物质成果中的精神要素。”但这个回答过于抽象，往往不能使人明了和满意。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我想换一种思路，尝试从几个具体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何谓长征文化”的问题。

长征文化的逻辑起点是历史文化。长征文化起源植根于长征历史，因

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最近读到关于沈从文的一篇回忆文章。作者鲁双芹曾作为沈先生的助手，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画过插图。

她在文中写道：“工作是新奇的，每次都会看到不同的东西，不同朝代、不同器物上的图案……但大部分时间是枯燥的，无趣的……我们需要把那些模糊的图案搞清楚，需要调出合适的，尽可能符合原色的颜色，经常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日子久了，就开始不耐烦。我们做这些事情，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这时，沈先生似乎看穿了我们的心思。他展开那些卷起的纸张、模糊的照片，仔细看着，嘴里不住地说：‘要耐烦，要耐烦。任何事情，都没有天才，只有耐烦。’”

沈先生从年轻时就常自称是来自湘西的“乡下人”。对于湖南人，有句活似乎深得人心，叫作“耐得烦，霸得蛮”。回看沈从文先生的一生，“霸得蛮”的情况



视觉阅读·岩壁挂瀑

汪文祺撰



长征

第6179期

中国青年出版社、新时代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行大道·安天下”丛书，由《论道强国》《历史标定》《产安天下》《信仰高地》《能安天下》《粮安天下》《发展抉择》7本书籍组成。丛书紧扣新时代主题，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围绕党中央提出的推动高质量发展、传承红色基因、实现共同富裕等重大战略思想作出研究阐释，并针对当前我国安全形势面临的现实紧迫问题，从粮食、能源、产业等领域，分类展开理论和实证研究，旨在激励读者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也为相关领域学术研究者、实践工作者提供一些参考。

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军事高科技知识”丛书，是国防科技大学组织航空航天、电子科技、军事学等学科领域百余名专家学者，共同编纂推出的军事高科技科普图书，由《定向能技术与应用》《智能博弈技术与应用》等25本书籍组成。丛书围绕军事信息系统、军事航天、网电空间等领域的高科技发展与应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述。部分图书还通过二维码链接相关知识的音视频讲解，便于读者学习理解。丛书展示了国防科技的发展动态和未来前景，旨在助力全民军事科普和国防教育，为读者提高科技素养和国防意识提供支持。

(图文整理：陈若宇、王嘉)